

编书者说

在一幅幅封面上描绘诗意

——谈丰子恺的书籍装帧艺术

□ 高杨 杨子耘

朱光潜曾说:“丰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论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这一评论抓住了丰子恺艺术特色的本质,即艺术来自对生活的热爱。

除了漫画,丰子恺的艺术形式表现在多个领域,有散文创作、文学翻译、艺术教育、文艺理论等。这些艺术形式,都保持了直通生活感性的特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丰子恺在书籍装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悉。《封面子恺》一书,展现了178幅丰子恺设计的书衣,是丰子恺封面设计精品集,并由后人根据相关资料撰写了66个封面故事,细述设计前后的缘由。丰子恺的封面设计作品,以漫画入装帧,率真、简洁、亲切,注重诗性和童趣,讲求构图和图案,造成一种有温度的装饰效果,在书籍装帧史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从生活的角度设计图书封面

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参加学生艺术团体“乐石社”,该团体由李叔同和夏丏尊任指导老师。丰子恺就是在这一时期初步掌握了木刻和金石的手法。朱光潜认为丰子恺的早期作品就是木刻。他回忆说:“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马湖时候,即1923、1924年间。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即就刻,刻好后就传给我们看。”朱光潜所说的“白马湖时候”,是指丰子恺在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时期。这时丰子恺开始涉足图书封面设计艺术,不少作品是单色的,与李叔同的《南社通讯录》风格近似,让人联想到木刻的尖利刀锋痕迹。

尽管丰子恺学习并实践过木刻技术,他的画也很有木刻韵味,但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制作铸版铜版已很普及,他的封面画大多改以毛笔描绘后直接制版印刷。这一表现形式的变化,更加突出了丰子恺在封面上设计的艺术风格。

林语堂曾向他约稿写一篇《谈漫画》,他坦言对自己的画的性状还不知道,怎么能够普遍地谈论一般的漫画呢。“我的画与我的生活



吴达 杨朝晖 杨子耘 编著 黄山书社 《封面子恺》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创新之作

——评《中国价值》

□ 李建华

由中宣部宣教局和光明日报社组织编写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主题图书《中国价值》,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荣获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一等奖(创新教材组政治理论类)。

这是一部通过视频方式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颖之作,其内容遴选自由中宣部宣教局和光明日报社主办、光明网承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活动,从100场演讲中精选出25讲编撰成书。该书以“伟大复兴”“中国价值观”“奋进新时代”“红色基因”“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国梦”为主题,记录了众多名家、时代楷模共同解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逻辑,深刻揭示当代中国之治的精神密码,展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相关联,要谈画必须谈生活,谈生活就是谈画。”同样的,丰子恺也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设计图书的封面。

他对书籍装帧所持有的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君旬书籍装帧艺术选》撰写的前言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是优良艺术作品的根本条件。书籍装帧既属艺术,当然也必须具备这条件,方为佳作。盖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其形式美观而已,又要求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是内容意义的象征。这仿佛是书的序文,不过序文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装帧是用形状色彩来表达的。这又仿佛歌曲的序曲,听了序曲,便知歌曲内容的大要。所以,优良的书籍装帧,可以增加读者的读书兴趣,可以帮助读者对书籍的理解。”

他画画时,在内容上不借鉴或模仿,只在生活中寻找素材,获取自己的灵感。在书籍装帧上,他也有同样的主张:“当然可以采取外国装帧艺术的优点,然而必须保有中国的特性,使人一望而知为中国书。这样,书籍便容易博得中国广大群众的爱好。”

把漫画引入封面的第一人

姜德明说丰子恺“第一个把漫画引入封面”,陈星指出“子恺漫画不以讽刺、滑稽见长,而是体现出更多的抒情性和诗意”。丰子恺在封面设计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创新,用“形状”和“色彩”来表达他对图形的理解,也在一幅幅封面上描绘抒情和诗意。

《海的渴慕者》是丰子恺的第一幅封面设计作品。这是一本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海的渴慕者》是其中的一篇,描写了一个青年因为家庭、社会、爱情等束缚和不幸遭遇而悲观绝望,最终跳海自杀。作者孙俪工与夏丏尊,丰子恺都住在白马湖,由夏丏尊写序,丰子恺设计封面。封面上一个赤身的人坐在礁石上,头发竖立,双手张开,抵住身下的礁石。他面向大海,远处海平线上升起的一点太阳,刺射出的光线占据了半面篇幅,张力感十足。

《我们的七月》是“我们社”的创刊号,对丰子恺意义重大。在这本刊物上,他发表了第一幅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以线条的笔墨描绘了卷帘和窗几,尚有余温的茶壶茶杯,窗外的一钩新月,散发出静谧温馨的氛围。郑振铎正是看到这幅漫画,才开始不断向丰子恺约稿,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积累日久,这才有了文学周报社出版的《子恺漫画》的面世。“从此我才知道我的画可以称为‘漫画’,画集出版时我就遵用这名称,定名为‘子恺漫画’。”

《两个日记》的封面则很有意思,它有两个封面,一个外封,是丰子恺的女儿——六岁软软(丰宁馨)的画作,稚嫩的手笔描绘了五个战士奔赴沙场的景象;一个内封,是丰



《封面子恺》内页插图 丰子恺作品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封面:丰子恺

子恺自己画的,因为担心作者谢冰莹不能接受小女孩的封面画,作为备选。谢冰莹两幅作品都不愿放弃,这本书也就有了两个封面。

一幅幅别致的封面,亦如“一片片的落英都含着人间的温情”。《我们的六月》的封面,一袭绿色铺展开来,带来沁人的宁静与清凉。朱自清的《踪迹》,封面上竖幅的海景,白云朵朵排列,海鸥低飞,浪花错落有致,还有大幅留白。《音乐的常识》设计了两个人在树下背对背吹奏的音乐元素。《爱的教育》上闪耀的“红心”,展示了扑面而来的爱意。《中国青年》的封面,丰子恺按照这本杂志所担负的使命,两份封面都有“一支箭”的元素,表达了矢志不渝的信念,寓意深刻。《童话概要》和其他擅用背影的封面一样,画面三个孩童的背影,在硕大圆月的映衬下,格外让人爱怜。《国木田独步集》用剪影的形式,树间弯月,屋檐猫影,窗下读书人,完成安逸舒适的构图。《世界音乐家与名曲》,再度用剪影展现了音乐厅里的整支乐队,有一种音符溢出的效果。此外,还有《儿童故事》系列封面,画面和谐,充满童趣。

三代师生的书籍装帧艺术

中国书籍装帧设计艺术起步很晚,大致起始于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书籍大量翻译引入中国。到甲午战争后,日文译作开始增多,同时日式装帧形式也开始引入国内,出现了精装和平装两种装订形式。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历史,并涌现出了

许多知名的装帧设计家。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而陶元庆、钱君匋又是丰子恺的学生,三代师生在中国近代封面画木刻、漫画描绘以及图案装饰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05年8月李叔同赴日本留学,次年2月出版发行《音乐小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音乐杂志。其中,除了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其他都出自李叔同手笔,包括编辑出版事务都由他一人包办。《音乐小杂志》是六十四开本的小册子,封面彩色印制,总体蓝色调,彩色套印。上端是手书刊名,右侧是一束粟花,中间是黑色五线谱,衬以浅黄底色。五线谱选的是法国《马赛曲》。这样一幅封面,在1906年的中国堪称时髦。丰子恺的封面画《海的渴慕者》《童话概要》《苓英》《世界奇观》《青鸟》等,也都沿用《音乐小杂志》横排从右向左的书写形式。

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归来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授西洋绘画和图案课程,学生中有陶元庆与钱君匋。当时陶元庆特别喜欢封面设计,鲁迅出版的图书封面都是由他“承包”设计的。钱君匋与陶元庆关系密切,陶元庆设计封面,钱君匋一旁看着,很快掌握要领,也开始接触书籍装帧设计这门艺术。

陶元庆设计封面,采用的是略带抽象的图案装饰设计,这在中国封面装帧史上是一种大胆创新。他为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就是用非写实的手法描绘一个在压抑中挣扎的半裸妇人,那略带恐怖的画面,很好地表现出“苦闷

的象征”这个主题,得到鲁迅的赞同,认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第二幅封面作品是《彷徨》,他选用橙红色的纸张作为底色,配以黑色玩偶般的装饰人物和一个猛砸下来的大铁锤。鲁迅称赞“画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陶元庆也引荐钱君匋认识了鲁迅,使钱、鲁二人成为忘年交。钱君匋的封面设计,也得到鲁迅的好评,钱君匋就此成为知名的装帧设计家。钱君匋的设计思想与丰子恺十分接近。钱君匋曾说,封面设计“首先难在独特构思,否则画出来的东西没有个性”。成功的封面画,要把书的中心内容和盘托出,又杜绝浅、露、甜、媚、尖、脆,跳过这几条铁门檻,达到浑涵、含蓄,有画外之味,拨动读者想象之弦,使之余音袅袅”。钱君匋还从商业角度阐释了封面设计:“一本书放在一千本书中,要能第一个抓住读者的视线,使和图案课程,学生中有陶元庆与钱君匋。当时陶元庆特别喜欢封面设计,鲁迅出版的图书封面都是由他‘承包’设计的。钱君匋与陶元庆关系密切,陶元庆设计封面,钱君匋一旁看着,很快掌握要领,也开始接触书籍装帧设计这门艺术。”

李叔同、丰子恺和钱君匋、陶元庆三代师生,他们都是大师级的装帧设计家。他们的封面作品构思独特、画面和谐、寓意深刻、各具风格;他们对成功的图书封面设计的独到见解和深刻阐释,至今仍不过时,仍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编写《封面子恺》这本书的初衷。(作者:高杨,系黄山书社副编审;杨子耘,系丰子恺外孙) 本文图片均选自《封面子恺》

过程,才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价值追求,并自然而然的外化为行动,表现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要求的行为。为此,要对每个公民从知一情一意一行四个心理环节出发,建立以信念培育为主的情感机制,以认同培育为主的情感机制,以自律培育为主的行为机制,以责任培育为主的行为机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行为习惯的社会环境看,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实践的常态化制度化、发挥社会系统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倡导社会精英的带头示范、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奖惩方法,为人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创造有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部环境。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行为习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还需要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在此,也真心希望有类似如《中国价值》的好作品不断出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细落小、落地落实,入脑入心、身体力行。(作者系教育部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光明书话

人文科学研究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读书。据统计,我国大学文科研究生的读书量,大大低于国外大学研究生的读书量。现在,我们有些毕业生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比起过去有所降低,读书少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希望诸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三年中,要加大大自己的读书量,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

当然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为了继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样要多读书。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强调要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现在我也要向你们强调这一点。我想,这也许可以列为读书的第一条原则。

每个学科都有若干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都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大师,这些大师的著作也充满了智慧。我们要在全社会提倡尊重经典,要提倡大学生、青少年学习经典、熟悉经典。经典引导大学生、青少年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去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快餐文化、流行艺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当然,我们不反对快餐文化、流行艺术,但是我们反对用快餐文化、流行艺术来排挤经典。我们也反对解构经典、糟蹋经典,把经典荒废化。经典的作用不可替代,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

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就是为了吸收他们的智慧,使自己更快地成长起来,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俄国19世纪哲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怎么办》,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小说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拉赫美托夫。这位拉赫美托夫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读经典著作,例如文学就读果戈理,物理学就读牛顿。他说,其他一些著作,我只要翻一下,就知道它们是果戈理的模仿,或是牛顿的模仿,有的是很拙劣的模仿。正因为他是读经典著作,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他的收获比别人大,他的进步比别人快。

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经常接触经典,经常聆听大师,可以把自己的品位提上去。一个人如果老读三四流的著作,就会读那些著作把自己框住,自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也会慢慢降低。这也是一种熏陶,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大家都读过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记得过去中学语文课本中就有这篇小说。小说主人公为了参加婚礼,向人借了一条项链,结果项链丢了,她得赔人家。项链很贵,为了挣钱,她去给人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她的生活环境变了,接触的人也变了,人的性情也整个变了。过去很文雅的一个女人变得可以站在大街上两手叉着腰大声骂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的熏陶。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都很大。一个人读的书也构成一种精神——文化环境,它会很深的影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

近两年,我经常引用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的一段话。他小时候,他母亲要他读《战争与和平》,并且告诉他那些段落如何写得真好。这样,《战争与和平》成为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深度的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以强烈的罪恶感”。这是文化的熏陶。现在我们在大师著作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富有原创性、启发性、包孕性的思想和命题。这就是精华。这就是灵魂。我们要善于发现,要善于抓住,要善于挖掘。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打开光明日报客户端读书频道,浏览更多内容,扫描二维码。

多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

——和青年学子谈读书 □ 叶朗

年,细读汤用彤。细读这些前大师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东西。

当然,要精读一本经典著作或一本前大师的著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要花很大的力气。五十年前我曾读过日本一位哲学家柳田谦一郎写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庆贺这件事,他夫人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这个故事使我领悟到,一个人写出一本书固然不容易,固然值得庆贺,一个人读完一本书(当然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同样不容易,同样值得庆贺。

读经典著作不能太性急,不能贪多求快。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名人传记往往称赞这个人“一目十行”,其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能成就大的学问。所以读经典著作不能求快。相反,要静下心来读,要放慢速度,要充分消化,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地吸收到你自己的头脑中来。像康德、黑格尔这样一些经典著作家,如果一年能精读两本,我想就是很大的成绩。如果坚持下去,10年你就可以精读20本,20年你就可以精读40本,那就了不起了,你就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人人都要对你刮目相看。

熊十力先生还盼望年轻学者把读经典著作养成一种习惯。他说:“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作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解为实悟也。”

同时,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善于抓住书中最精彩的东西,抓住最有原创性、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所谓最有原创性,就是作者在学术研究和探索中提出新的见解、新的理论。特别在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的新的概念、新的命题。因为,经典著作和大师著作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富有原创性、启发性、包孕性的思想和命题。这就是精华。这就是灵魂。我们要善于发现,要善于抓住,要善于挖掘。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打开光明日报客户端读书频道,浏览更多内容,扫描二维码。